

● 中国

古代小说

简史



I207.409

15/17

29



中国古代小说简史

谈凤梁 编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中国古代小说简史

谈凤梁编著

出 版：江苏教育出版社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发 行：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宝应印刷厂
(宝应县叶挺东路 7 号, 邮政编码: 2258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06,900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6561—9590 册

ISBN 7—5343—2674—5

G·2414

定价: 10.30 元

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小说的起源	(1)
第一节 小说的概念	(1)
第二节 小说的起源	(6)
第二章 汉代小说	(15)
第一节 琐言类小说	(15)
第二节 野史笔记类小说	(18)
第三节 民间“讲故事”类小说	(20)
第三章 魏晋六朝小说	(22)
第一节 杂录小说	(22)
第二节 志怪小说	(33)
第三节 民间讲故事	(42)
第四节 魏晋六朝小说的特点	(44)
第四章 唐代传奇小说及其他	(52)
第一节 传奇与志怪小说	(54)
第二节 轶事与琐闻小说	(69)
第三节 “转变”与“说话”	(73)
第四节 唐代传奇小说的特点	(77)

第五章 宋元话本小说及其他..... (95)

第一节 传奇志怪小说.....(96)

第二节 历史琐闻小说..... (101)

第三节 宋元话本小说及明清拟话本小说..... (104)

第四节 话本、拟话本小说的特点.....(124)

第六章 明代讲史和英雄传奇小说..... (146)

第一节 《三国志演义》..... (147)

第二节 《水浒传》..... (159)

第三节 其他讲史、传奇小说.....(171)

第四节 明代讲史和英雄传奇小说的特点..... (175)

第七章 明代神魔小说..... (182)

第一节 《西游记》..... (182)

第二节 《封神演义》..... (191)

第三节 其他神魔小说..... (194)

第四节 明代神魔小说的特点..... (196)

第八章 明代世情小说..... (201)

第一节 明代世情小说的产生..... (201)

第二节 《金瓶梅》及其思想内容..... (203)

第三节 《金瓶梅》的创作特点..... (206)

第四节 《金瓶梅》的缺陷..... (215)

第九章	清代拟古小说.....	(218)
第一节	《聊斋志异》.....	(219)
第二节	《子不语》和《阅微草堂笔记》.....	(235)
第三节	清代拟古小说的特点.....	(247)
第十章	清代讽刺小说和谴责小说.....	(251)
第一节	《儒林外史》.....	(252)
第二节	四大谴责小说.....	(261)
第三节	讽刺小说的特点.....	(268)
第十一章	清代世情小说.....	(272)
第一节	《红楼梦》.....	(272)
第二节	《海上花列传》.....	(280)
第三节	清代其他世情小说.....	(283)
第四节	清代世情小说的特点.....	(285)
第十二章	清代侠义公案小说.....	(292)
第一节	《三侠五义》.....	(292)
第二节	《儿女英雄传》.....	(300)
第三节	其他侠义公案小说.....	(303)
第四节	侠义公案小说的特点.....	(305)

第一章 小说的起源

第一节 小说的概念

每一种文学体裁的称谓,都有它的特定涵义。“小说”这个概念,究竟是怎样来的呢?让我们先看下面三段话:

“饰小说以干县(悬)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庄子·杂篇·外物》)

“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昭明文选》卷三一江淹《李都尉》“袖中有短书”句李善注引桓谭《新论》)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巷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这三段话,明白地告诉我们,古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小说”的作者,亦即“谈论故事”的劳动人民称作“小知者”,就连为他们“称说”所谓“闾巷风俗”的官吏也名之为“小官”(《汉书》如淳注:“细米为稗,街谈巷语,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颜师古注:“稗官,小官。”)他们把“小说”的内容视作“小道”,用来跟鼓吹帝王之道和经国之业

的“大达”相对举。他们无视民间故事的优美形式，仅仅根据“稗官”的称说和记载，就断言其为“丛残小语”和“小书”（王充《论衡·谢短》：“二尺四寸，圣人之语……汉事未载于经，名为尺籍短书，比于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贵也”）。据徐震堉先生考证，“短书”就是“小书”，汉朝时候，简牍都有一定的尺度，这一类书是不为人所重视的，简牍特别短，所以叫“短书”。他们左一个“小”，右一个“小”，这就使“小说”这一名词中出现了“小”字，它明显表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轻蔑态度。“小说”中的“说”字，原本指“言论”。“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在《庄子》这段话中，首次出现“小说”这个词汇，这句话的意思一般解释为：修饰琐碎的言论，用以求取高名美誉。它跟鼓吹帝王之治和经国之业的大道理有很大的区别。

中国古代小说的概念十分庞杂。可一居士在《醒世恒言序》中说：“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翟灏《通俗编》中也说：“古凡杂说短记，不本经典者，概比小道，谓之小说。”例如：葛洪在《西京杂记跋》中说：“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氏（歆），有小异同耳。并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今抄出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意思是说，班固编写《汉书》，大都抄袭刘歆的作品，只有很小的差异。刘歆的材料，只有二万多字没有被班固采用，所以葛洪就把这二万多字抄出来，分成二卷，题名为《西京杂记》。葛洪的话对不对？《西京杂记》的作者究竟是谁？这些问题姑且不论。有一点却可以肯定：《汉书》是史书，《西京杂记》是小说，在葛洪等人眼里，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也确是如此，如《西京杂记》卷一“饮酎”条云：

汉制：宗庙八月饮酎，用九酝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名九酝，一名醇酎。

这段记载可以用来与《汉书·礼乐志》参照研究。再以其他小说为例,《搜神记》卷六“梁冀妻”条中梁冀妻子作“愁眉”、“啼妆”等装束的记载,与《后汉书》卷一三《五行志》的有关文字并无二致。卷十一“范巨卿”的故事,又雷同于《后汉书》卷八一《范式传》。史官也往往把小说的某些记载写进正史,如房玄龄等修撰《晋书》,就尽采“杂录”小说《世说新语》中的人物谈话。连“志怪”小说《灵鬼志·谣征》中的条目也搬进了《五行志》。由此可见,史书不同于小说的说法还不足以说明小说概念庞杂的情况,某些小说的内容,实际上与历史的记载没有多大区别。

有时候,小说与经书的界线也是不清楚的。例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记有小说 1380 篇。其中《青史子》57 篇。和其他小说一样,《青史子》也已佚失。鲁迅爬罗剔抉,总算从别的书中考出了《青史子》中的 3 篇。这 3 篇“小说”中的两篇,均见于《大戴礼记》的《保傅篇》;

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太卜持蓍龟而御堂下,诸官皆以其职御于门内。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史缙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则太宰倚斗而不敢煎调,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史吹铜曰,“声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后为王太子悬弧之礼义。

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居则习礼文,行则鸣佩玉,升车则闻和鸾之声,是以非僻之心无自入也。……古之为路车也,盖圆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轸方以象地,三十

幅以象月。故仰则观天文，俯则察地理，前视则睹和鸾之声，侧听则观四时之运：此巾车教之道也。

这两篇小说，既无故事情节，又无人物描写，说的是古代所谓“胎教”和“幼教”方面的内容。作为礼制，互见于被视为经典的《大戴礼记》之中。由此可见小说概念芜杂不伦之一斑。

由于“小说”内容十分芜杂，所以古往今来的不少小说研究者往往各执一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解释“小说”的概念。例如从总概念的角度讲，有人把魏晋六朝“轶事”小说当作小说全部内容，南朝宋刘义庆(?)、刘孝标(?)的《小说》，南朝梁殷芸《小说》和无名氏的《小说》，都属轶事作品，但书名都称“小说”，在他们心目中，“轶事”就是“小说”。从流派角度讲，同一个“传奇”的名称，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的心目中，内涵却很不相同。用王国维的话来说：“传奇之名，实始于唐，唐裴铏作《传奇》六卷，本小说家言；至宋则以诸宫调为传奇；元人则以元杂剧为传奇；至明则以戏曲之长者为传奇，以与北杂剧相别。乾隆间黄文暘编《曲海目》，遂分戏曲为杂剧、传奇二种，盖传奇之名，至明四变矣。”王国维这段话中所说的裴铏《传奇》，是指唐代的一种讲究文采和意想的文言小说，原是“小说”大概念中的一个流派。后来却变成了戏曲的专称。另外，在宋元时代的话本小说中，有一个“传奇”派，它以演说爱情故事为主，全是大白话。这个流派，既不是戏曲专称，也不同于唐代“传奇”。由此可见，“小说”的流派概念在各个时代各种人眼里，也是缠夹不清的。从作家作品的角度看，很多小说庞杂不伦，在同一本书中，往往有故事，有笔记，有文艺形象，有名物条列，有天文地理，有鸟兽草木……换言之，就是既有小说作品，又有非小说作品；既有这种小说，又有那种小说。唐代段成式的《酉阳

杂俎》就属这样的作品。就连赫赫有名的《聊斋志异》也属这一类型。“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这种概括，其实只适用于《聊斋志异》中的部分作品。在“传奇”、“志怪”以外，类似“丛谈”、“杂录”之类的篇幅以及称不上小说的作品比比皆是，诸如《蛇癖》、《鼠戏》、《地震》、《蛙曲》等等。

当然，古代小说概念的混乱也与小说的发展有关，随着生产力的日益提高，意识形态的不断变化，文学样式的内涵与外延也日益分明。诚如浦江清先生《论小说》中所说：“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则相去天渊。”以《西京杂记》、《海内十洲记》、《搜神记》和《博物志》为例，它们在以经、史、子、集分类的历代史书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中，就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

书 名	《隋书· 经籍志》	《旧唐书· 经籍志》	《新唐书· 艺文志》	《四库 全书》
《西京 杂记》	旧 事	故 事	故事、 地理互见	小 说
《海内十 洲记》	地 理	地 理	道 家	小 说
《搜神记》	杂 传	杂 传	小 说	小 说
《博物志》	杂 家	小 说	小 说	小 说

再以“笑话”这一流派为例：邯郸淳《笑林》中的《汉世老人》等作品，在魏晋六朝人眼里，是地道的小说。到了明清时

代,类似于《汉世老人》的《广笑府》中的《一钱莫救》和石成金《笑得好》中的《敛风扇烟》,就不再有人把它们当成小说,因为小说和笑话已经有了明确的界线。那么,小说的概念是怎样发展的呢?这个问题,正是古代小说史的研究重点。近代文人陆绍明在他的《月月小说四题·发刊词》中把小说发展分为口耳小说、竹简小说、布帛小说、誊写小说和梨枣小说等五个阶段。王无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则说,小说在唐代是记事体,宋代是杂记,元代是戏剧,明清是章回弹词。应该说,他们的概括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认为,小说概念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琐碎的言论、芜杂的笑记、完整的故事和以人物描写为主的故事等几个阶段。这个问题在下面各个章节中将详细阐述。

第二节 小说的起源

劳动创造了人,人在劳动中又创造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小说也是在劳动中产生的。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认为,小说起源于劳动人民休息时的讲故事。这个论断无疑是正确的。有人却对这个论断表示怀疑,认为小说的产生与劳动无关。这种看法,明显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诚然,鲁迅的论断缺乏证据,但从前人对诗歌这一体裁产生的论述可以证明,诗歌、小说等主要文体的产生是跟劳动分不开的:

《礼记》郑玄注曰:“古人劳役必讴歌。”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中说:“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

《淮南子·道应训》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这些论述,都说明了古代人民在劳

动过程中,为了解除疲劳,统一步调,就唱起“杭育杭育”等歌曲来,这就是诗歌的发轫。劳动和休息是古代人民生活的两个主要内容,有劳动就有休息,休息时也必然会讲说各种生产斗争故事以及光怪陆离的传说,这类口头的讲述就是小说的源头。

也有的研究工作者用后代或现代小说的概念去推论古代小说的产生,由此得出不少片面甚至错误的结论。比如,有人认为,“小说”一词是在《庄子》中首见的,因此小说的产生不会早于春秋战国。有人认为魏晋六朝小说都为纪实之作,篇幅短小,缺少故事性,因此得出了唐传奇产生以前中国还没有像样的小说的结论。有人单纯强调语言的因素,把宋元话本这种白话短篇小说当作古代小说的开端。有人特别讲究“故事性”,认为《史记》中某些“列传”、“世家”是小说的鼻祖,甚至在否定“志怪”、“志人”小说的同时,把《木兰诗》、“三吏”、“三别”等诗歌当作小说。上述种种看法的通病仍然是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缺乏辩证的认识。

诚然,解放以来,一般的小说史著作都是同意鲁迅的“小说起源于劳动说”的。但在具体解释的时候,它们大都认为小说产生于古代神话传说、寓言和史传散文之后,认为神话传说、寓言和史传散文启迪或孕育了小说。这种观点,实际上否定了“小说起源于劳动说”。

出现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仅仅承认书面的“小说”而抹煞了口耳相传的“讲故事”。如果我们确认鲁迅的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小说起源论,那就必须承认上古时代劳动人民口头讲述的故事就是小说。那么上古人民讲些什么故事呢?从流传至今的远古神话传说来看,大致

分三类：其一是借助想象征服自然的故事。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等；其二是蔑视统治权威的超现实的故事，如“刑天与帝争神”、“共工怒触不周之山”等等；其三是日常生活故事。

也许有人会说，“精卫填海”、“刑天与帝争神”等都属神话传说。是的，但它们又都是“小说”。这就涉及到了“小说”与神话传说的关系问题。

应该说，神话传说与小说是相通的，但彼此又有区别。从总体上看，神话传说与小说都属于“讲故事”。凡属“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或者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反映阶级社会某一方面生活和斗争，创造统治整个宇宙的最高的神——上帝，并加以形象化的作品都是神话。反过来说，神话传说都“采之于众口，得之于行路”的，都是由民间讲故事（也即“小说”）发展而来的。自然，神话传说和小说毕竟是两个概念，不能互相代替，在神话中，都有超人的形象，都属浪漫主义作品：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糴焱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淮南子·览冥训》）

昔宇宙初辟之时，只有兄妹二人，在昆仑山中。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李冗《独异志》）

俗话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埴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贤知者，黄土人也；

贫贱凡庸者，引短人也。（《太平御览·皇王部》引应劭《风俗通义》）

这三则神话传说，都是围绕女娲讲开天辟地、生民之初的情形的。前者表达征服自然的理想，后者打上了阶级社会的烙印，但都有超人的形象，都属浪漫主义作品。“小说”却稍有差异，它既有浪漫主义作品，又有现实主义故事。当然，由于口头的故事缺乏记载，我们已经无法确切地了解原始人劳动休息时所讲述的反映日常生活、民风民俗的故事，但从《山海经》、《博物志》、《搜神记》等浪漫主义作品和《左传》、《孟子》等史书、经书中仍然可以看到很多明显是记载上古人民生活的类似地理、山川、农桑、物产、婚配、天灾、人祸等方面的故事。稍后的由讲故事逐渐形成的说书艺术，则不少书籍都有明文记载。如《淮南子·缪称篇》中说：“侏儒瞽师，人之困慰者也，人主以备乐。”《孔子家语·相鲁》中说：“齐奏宫中之乐，俳优侏儒戏于前。”这些书中说的“侏儒”、“瞽师”、“俳优”，都供职于王侯人主身边。瞽者讲故事，优人说笑话。无论故事、笑话，都植根于现实，都不是称道神仙天帝的。刘向《列女传》第一卷《母仪传周室三母》就有一条记载瞽人讲书给孕妇听的“故事”：

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跣，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于邪色，耳不听于淫声，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

这段话中的“道正事”，明显不是讲神鬼故事。可见原始的“小说”不仅包括神话传说。

另一方面，我们固然可以笼统地说，神话传说都属小说范畴，但神话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比如，神话传说与宗教、美术有着密切联系，它是宗教和美术的滥觞。这一点，是学术界所

公认的。

确认了诗歌和小说是我国古代最早产生的两种文体,神话传说又大体上属于小说的范畴,我们就不难理解所谓史传文、寓言孕育了“小说”的说法是错误的。应该说,史传文和寓言产生于小说之后,它们深受小说的影响,当然也得到了诗歌的启迪和熏陶。

史书、经书是深受小说影响的,以鲧和禹治水的说法为例:

鯀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鯀于羽郊。鯀复生禹。（《山海经·海内经》）

不任旧鸿，师何以尚之？……鸱龟曳衔，鯀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鯀，夫何以变化？（屈原《天问》）

鯀死三年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山海经》郭璞注引《开筮》）

鯀，禹是始布土，均定九州。……鯀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禹攻云雨。

有禹攻共工国山。（见《山海经》“海内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

《海内经》注引《归藏·启筮篇》：“鯀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

鯀堙洪水。（《尚书·洪范》）

鯀障洪水而殛死。

（《国语·鲁词》）

九载绩用弗成。

（《尚书·尧典》）

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国语·周语》）

舜之刑也殛鯀，其举也兴禹。

昔者鯀违命，殛之羽于山，化为黄龙以入于羽渊。（《国语·恶语》）

昔者三苗大乱，……高阳乃命禹于玄宫，……。以征有苗；……禹既已克有三苗，焉历为山川（即甸山治水），别物上下，乡制四级，而神明不违。”（《墨子·非攻下》）

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史记·封禅书》）

于是八风循通，庆云丛聚，蟠龙奋迅于其藏，蛟鱼踊跃于其渊，鱼鳖咸出于其穴，迁虞而事夏。（《尚书大传》）